

北京出版社

陈原书话

姜德明主编
陈原选编

陈原



C736
14

姜德明 主编
陈原 选编

陈原书话

北京出版社

0102287

陈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原书话/姜德明主编;陈原选编.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7. 12

(现代书话丛书)(第二辑)

ISBN 7-200-03272-7

I. 陈… I. ①姜… ②陈… II. 陈原—散文—选集
N.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4635 号

陈原书话

作 者: 陈 原

主 编: 姜德明

选 编: 陈 原

责任编辑: 杨良志

装帧设计: 二 可

责任印制: 张来顺

出版发行: 北京出版社

社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电话: 总机(010)62016699

邮码: 100011

印 刷: 北京朝阳区展望印刷厂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张: 12.5 插 页: 4

数: 250 千

次: 199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数: 00001—10000 册

ISBN 7-200-03272-7/I·484

定 价: 16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照片

(夏衍)

() 搞和垮。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有一段有趣的记事：“……不久前胡愈之同志问我：‘你是不是在桂林“造”了两个字？一个是垮，一个是搞。’当然不，这是我根据实际需要而试用的，但不久，这两个字字典上没有的字，就被其他报刊搞歪了。”（P. 140）

人人都可以拿钱——但人人造出来的字，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才能变成有损。原因为“搞”字是解放战争时期在解放区“造”出来的，其实是在白区造的。《语言与社会生活》第二十三节有《神奇》的词汇（语词）之谈，其中就提到这个“搞”字。在那里举了好多例子，“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搞”，同“搞点东西来吃”的搞大不相同，“搞掉他”有全强捕分子的味道，意即“杀掉他”；而“乱搞男女关系”的“搞”却绝对没有杀气，而另一番萎靡的味道了。“真是搞家这样的单字，是个很难搞的‘神字’多义词。口语里说（随便），倒也没什么，要认真做语言学的分析，那就得费一番功夫了。”小同子又总结，

() 兴亡和衰亡。海外一你看读到英国学者吉朋(Gibbon)的著作，称之为《罗马兴亡史》，其实书是误写了，应当是《罗马帝国衰亡史》，这部（卷本）讲的是衰亡(decline und fall)，而不是兴亡——为什么会误为兴亡呢，只因为我们汉语里有一句成语，叫做“国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深入人心，一下笔就会将衰亡错起来写。这是一种语言心理，或者说是心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

() 中国质量万里行。这个标题费解。“破万卷书，行万里路”，（就是云游四海）“万里行”；那么谁去行呢？质量，不是中国，是林森

序 言

姜德明

去秋“现代书话丛书”问世后，引起爱书人的广泛兴趣，评家多有，有人更誉为“中国书话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信哉斯言！这是知者之见，也是对所有参与这一丛书编辑出版工作人员的一大鼓励。

目前，凡得到书话丛书的读者，以及评家、作家们关于书话的特点各有理解，侧重点不一，这是很正常的，也是好事。因为只有众说纷纭和各自的实践中，书话创作方能不断发展，日臻完美。我没有更新的想法，但愿在继续摸索中别有体味，并借鉴他人的长处。

从编辑这套丛书的开始，我便讲过作家一般是爱书的，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藏书或喜欢写书话，也可以说爱写书话的毕竟是少数。为此，我们选题中计划的人选极为有限。当然，像

资深的书话作家曹聚仁、叶灵凤先生，当时由于操作过程中的一些技术性的原因而未能收入第一辑，这是很遗憾的。好在远见的出版家早就声明，一年后续出“现代书话丛书”第二辑。现在这一预想已经实现。曹、叶两家的书话不仅收入丛书，而且都是在海外亦未曾结集过的文章，这是曹雷、小思两位女士辛勤搜集的结果。曹雷为了搜集父亲的遗稿，甚至自费访港，这一行动令人感佩。这次除了尽量容纳前辈书话作家的作品外，为了反映近三十年来某些追随者热衷于写作书话的实际状况，亦吸收了晚辈三家，即胡从经、倪墨炎和笔者的作品。其中有新作，也有一部分从他们历年出版的书话集中选来。

写过书话的前辈和同辈作家，当然不限于两辑丛书中的这十儿人，但因版权等各种条件的限制不能尽收求全，如茅盾、叶圣陶、俞平伯等先生的序跋集，李一氓的《一氓题跋》，冯亦代的《书人书事》，谢国桢的《明清笔记谈丛》等都是书话著作。好在这些书出版时间较近，似乎在书市上不难见到。

借此，我想再介绍几位喜欢书话的作家。

老作家赵景深先生除了专门从事古典戏曲文学外，尤爱文坛掌故和书话。1946年他在《上海文化》中以《书呆温梦录》为题，发表了一组现代文学书话。最初他对于新文学书籍颇为热心搜集，后来才转向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的研究。这次他写了《袖珍诗册》、《髭须》、《扬鞭集》、《鬼与人心》、《茵梦湖》、《狂飚社》、《徐志摩手迹》、《桂枝儿》、《诗经今译》等题，多则几百字，少则数十字，是典型的书话文字。他

在文后赞言：“晦庵的书话极富于情趣，有好几篇都是很好的絮语散文，意态闲逸潇洒，书话本身就是文艺作品。我因为喜爱它们，便每天从《文汇报》上剪下来保存。”看来赵先生这组文章是拟晦庵书话而作，也是对唐弢书话最早的一位鼓吹者。他又说：“我感谢晦庵，他让我把十几年前的爱侣，重新唤归来，让我俩再温了一番旧情。”遗憾的是赵先生此后未能续温旧梦，再写书话。

散文家何为亦爱藏书和书话，抗战胜利后他在上海《联合晚报》的副刊《夕拾》上，开辟了《书海撷拾》的专栏，写了很多书话。这家报纸的总编辑是陈翰伯，《夕拾》的编者是冯亦代。此外，何为还化名在《文艺春秋副刊》小型杂志上连载了几篇书话。这从他1982年出版的散文集《小树与大地》下辑所收的旧作中可见端倪，如《新月诗选》、《西班牙的黎明》、《伦敦杂记》等即是。他承认自己的作品近乎晦庵的书话，记叙与抒情兼而有之。又说：“我是《书话》的热心读者，同时又是《书话》散文的拙劣临摹者。”不久以前，他在致笔者的信中还未能续写书话为憾。

林辰先生于1948年7月在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一本《鲁迅事迹考》，此书对我有计划地搜集鲁迅及新文学资料大有启示。他写的虽属考证文字，却无枯燥之感，其中如《论〈红星佚史〉非鲁迅所译》等应以书话视之。林先生收藏的新文学书刊颇丰，我常向他求教。

1945年4月，重庆中华书局出版了杨世骥的《文苑谈往》，这是谈近代文学版本和作家的一部书话集，他是继阿英之后搜集晚清民初资料最为勤奋，创见亦多的一位书话作者

和研究家。他的书话有的千余字，有的上万字。篇幅过长的失去了书话的特点，怕是与引录原文过繁，又想面面俱到有关，是否妥当，可以研究。

建国后从事新文学史料研究最有影响的是上海丁景唐先生。他关于鲁迅、瞿秋白、左联五烈士的研究论文，间或亦以书话的形式出之，绝大部分还是论文及资料长编。

已故瞿光熙先生，六十年代初在《新民晚报》上开辟了新文学书话的专栏，篇幅短小，一书一事，娓娓动人。1984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遗著《中国现代文学史札记》，正是当年他在报上连载的作品，实为一部书话集。我看也是受了唐弢书话的影响。

新时期以来，写书话的队伍不断扩大，海外人士亦有参加，这是令人可喜的。书话本是冷漠无闻的事业，或被认为副刊上的补白文章，更不为出版界所重；如今一下子热了起来，但愿这刮起来的不是炒作之风。书话的写作要靠甘于寂寞的人埋头资料，默默耕耘，来不得半点浮躁和虚夸。风光之后，最好顺其自然，适可而止，见好就收，到头来还是要回到故纸堆中去有所寻觅有所发现，写点豆腐块似的补白文章。扬名与发财似与书话无关。

“现代书话丛书”的编辑工作至此告一段落，感谢合作者给予我的帮助和支持！如有不周之处，希望谅解。敬盼读者不吝指正。

1997年6月于北京

目 录

序言	姜德明 (1)
----------	---------

上 编

失书记	(3)
得书记	(7)
焚书记	(12)
偷书记	(15)
“图+文”书记	(19)
掌上书记	(24)
腹中书记	(31)
不读书记	(35)
书中的话	(38)
三个读书人：一部“书史”	(43)
商务印书馆创业百年随想 (关于张元济，他的理想和他的探索的若干思考)	(49)

中 编

读巴金《家书》	(57)
《人间词话·人间词》新版	(59)
楚图南的诗词选集	(61)

DJ33 / 03

“默默观史变，萧萧壮士心”	(63)
情诗	(66)
《短裤党》	(68)
高尚的美丽的“天鹅”	(70)
《爱罗先珂选集》六卷（世界语版）	(72)
《瓮中杂俎》	
——一部用血和泪写成的古往今来罕见的文集 ...	(77)
《卢梭：明信片画传》	(79)
《凤凰》的宽宏大量	(81)
《回忆与怀念》	(83)
《庐山会议实录》	(85)
英雄形象的“纯洁性”	(87)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89)
独立与自由	(92)
书无全书，人无全人	(94)
山水·人物·思想	(96)
音乐沙皇	(97)
我爱林则徐	(99)
汤因比眼中的文明和现实社会	(101)
从茵梦湖到莫愁湖	(103)
《杨绛散文》	(105)
“傲慢与偏见”	
——读报有感	(106)
尼采：法西斯哲学家乎？	(108)
简洁不易	(110)

专门和专门以外·····	(112)
《卡夫卡随笔》·····	(114)
《北京的魅力》·····	(116)
立体派或点彩派汉语奇观·····	(118)
《几度樱桃红》·····	(120)
《影响近代中国社会的一百种译作》·····	(122)
读《三省堂自序》·····	(124)
奇书摘句·····	(126)
《连城诀》·····	(128)
“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 ——一篇没有起头没有结尾的读书随想录·····	(130)
图腾，塔布，力必多 ——一篇杂乱无章令专门家笑破肚皮 的潜意识非线性随感残稿·····	(144)
序《中国姓氏大辞典》·····	(160)
《赵元任年谱》手稿读后 ——给商务印书馆柳风运的信·····	(163)
读《胡愈之文集》 ——给三联书店董秀玉的信·····	(166)
吴国盛著《科学的历程》·····	(169)
《未来之路》中的寓言·····	(172)
一个无私的科学家 ——读一本《袁思录》·····	(174)
科学普及读物的新路·····	(176)
人过六十就·····	(178)

两个科学家奇怪的遭遇战·····	(180)
谁是控制论的创始者? ·····	(182)
一个智者的成长	
——胡愈之在商务印书馆·····	(188)
记罗竹风·····	(191)
王城、韩中民和《读书》·····	(198)
“知识就是力量”·····	(202)
《书的故事》的故事·····	(213)
重读《尼罗河传》·····	(219)

下 编

《苏联名歌集》前记·····	(225)
《地主之家》中译本初版序·····	(229)
《科学与日常生活》译者序·····	(236)
《平民世纪的开拓者》后记·····	(239)
《世界民主运动史纲》译者序·····	(245)
《我的音乐生活》中译本初版前记·····	(247)
《苏联新地理》译者前记·····	(262)
《金元文化山梦游记》译者序·····	(270)
开明书店和我·····	(272)
三联书店的杂志和我·····	(280)
图书馆和我·····	(286)
林则徐译书·····	(289)

关于裨治文和《中国丛报》	(295)
书的生命	(300)
《东方红》	(304)
在“企鹅”书店	(308)
在牛津的一家书店	(315)
玛雅人的世界	
——在墨西哥城的见闻	(319)
忆冯伊湄	(323)
怀新波	(330)
忆梁纯夫	(335)
记史枚	(341)
忆黄谷柳	(345)
忆孟超	(351)
记齐燕铭	(357)
记徐伯昕	(362)
记宾符	(366)
记陈翰伯	(373)
记华应申	(378)
选编后记	陈原 (383)

上
编

失书记

俗语说，言多必失；以我的经验看，书多必失。——多必失：这符合生活的规律。

我一生有过四次失书的经历，而且失书的数量一次比一次多。正如地震一样，能量积聚到相当程度，就必须释放出来；要是书多不失，则居住的空间必定越来越小，以至于只能让给书去住，那又何必呢？！现今想起来，从1938到1969三十年间，只失书四次，不为多也；故颇有怡然自得之感。试想想看，如果没有失的苦恼，哪里能享受到“得”的乐趣呢。所以人到黄昏，权衡得失，心安理得，无怨无悔。

失书最多的一次，是在史无前例的浩劫中，而这次失书，比较自觉，真可传世。这是在被送往“五七干校”去战天斗地和洗涤灵魂的前夜；其时，幸乎不幸乎，我已被“解放”，“回到”“革命群众”中去了。忽一日，派驻我们部里的军宣队“政委”找我谈话，说：你的书都是黑书，现今你已是革命群众的一员，理应跟黑书划清界限，不如把所有黑书都交给军宣队处理。我回答，我的书不见得全黑，我想先不处理如何。“政委”说，不成，你现在全家下干校，住的洋房（确实是一栋小洋房）要立刻交